

瑞典法轮功学员获国王颁奖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九日】（明慧记者何平斯德歌尔摩报道）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半，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内，举行了二零一一年“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”颁奖仪式。今年“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”分为“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”和“新创业者奖”两个奖项。“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”，是表彰在瑞典已创立公司一段时间、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人，通过辛勤工作进而使公司收益不断增长的创业佼佼者。

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亲自到场，分别向来自希腊的瓦西柳斯（Vasilios Zoupounidis）和来自前苏联的维克多尼亚（Victoria Soudavnaya）两位获奖者颁奖。

今年获此特殊荣誉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（Vasilios Zoupounidis），他创立的公司通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，和瑞典众多中、小型公司建立了电信伙伴关系，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

瓦西柳斯从一九九八年起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他一直按照法轮功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做事，他认为他事业的成功源于他修炼法轮功，是“做好事，得好报。”希腊出生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在获奖后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我和我的团队非常高兴接受国王陛下授予的这个奖项。我修炼法轮功，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。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、残酷折磨，甚至被迫害致死。中共政权还把炼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。但是在瑞典，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，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，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。”



荣获国王“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”的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在颁奖仪式上

被埋一个半小时 幸得师父救命

【明慧网】小莲和丈夫小鸿在山东烟台打工，租了一家破旧的房子，和三岁的小女儿、公婆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。小莲的公婆都是修炼法轮大法（法轮功）的，小莲和小鸿都知道大法好，并退出了中共团、队组织，俩口还经常教孩子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。

今年四月的一天下午四点，小莲和女儿在炕上休息，婆婆出门去了。五点半钟小鸿下班回家，喊人没人答应，进屋一看惊呆了，整个炕塌成了一个大深坑，足有两米多深，里面都是水泥板和砖头，看不到衣服和被褥。

这时小莲的婆婆也回来了：“快！快！快救人，她们可能埋在里面！”一边说一边跑到外边喊人求救。

小鸿赶快下坑里救人，抓住砖头、水泥板等拼命往外扔，扒啊！扒啊！急得眼泪直掉，手都扒出了血了，终于在墙角里发现了小女儿，正好那里是一个不大的空间，没有任何东西压住她。

小女儿蹲在那里，浑身都是黑灰，只能看见一双流泪的眼睛在眨巴，还在呻吟地哭着喊妈妈，但全身没有一点伤。小鸿赶快把她抱了出来。

这时外面也进来了两个年轻男子帮忙扒，他们又发现了小莲，小莲被被褥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上面压满了烂木头、砖头、水泥板，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，但她嘴里还在喃喃的说着什么，用耳朵靠近她就能听到不停说

《九评》引发三退大潮，截至 2011 年 10 月已有超过 1 亿 400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。

三退方法（真名、小名、化名均有效） ● **三退电话：**001-416-361-9895 ● **三退传真：**001-702-248-0599 ● **电邮：**tuidang@epochtimes.com ● **无法上网者可将三退声明张贴于公共场所**

着：“师父救我。”小莲身上没有伤，仅双脚因挣扎蹭破了皮，腿上有一小块的青紫色。

围观的人叫来了救护车，到了医院小莲就醒过来了，她说：我没事了，不用住院，我要回家。后来她说，婆婆刚一出门炕就塌下去了，这样算来她被埋了一个半小时左右。事发时她的一念就是求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救我：“师父救我。”小莲一两天就恢复了健康。

小莲、小鸿现在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真是——常念

“法轮大法好”，灾难面前命能保！



河北邯郸劳教所对王保宏暴力洗脑迫害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河北衡水市法轮功学员王保宏，二零零七年被非法劳教，在邯郸劳教所遭酷刑和洗脑迫害。以下是王保宏自述遭迫害经历。

二零零七年七月，我被衡水市公安局保大队恶警杨树山、杜建亭等四人绑架、抄家。我被劫持到看守所的当天，在恶警的授意指挥下，牢头王宁（音）指使犯人找借口对我拳打脚踢，其中一犯人是原银行职工，他猛打我的头部。

在看守所，我们被逼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干活到夜里十一点左右，我抗议非法关押和长时间奴役劳动，遭到恶警车某大骂和毒打，车某揪住我的衣领口，把我强拉出监室门，在走廊里我不走，车某就势自己往地上一倒，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拉倒，迫使我压在他身上，车某立即召来一群恶警围住我，一起对我围攻毒打，过程中他们不允许我站起来，被打倒了我就站起来，再打倒我就再站起来，最后恶警把我强行按在地上用警棍毒打，致使我不能走路。

然后一副所长指挥恶警把我手和脚都铐在床上“挂板”，使我不能翻身、坐起，只能仰面平躺，被打处疼痛不止。被“挂板”后十几天一直未解大便，痛苦难忍。在所长们查房时，我向所长司会芳（音）喊话要求就医时，司会芳装聋作哑，不吱声，匆匆溜走。我被“挂板”整整一个月，由于长时间躺着，打开手铐脚铐后，我不能直立行走。就是这样，恶警车某还指使牢头逼我立即干活。

我后来被非法劳教，被劫持到邯郸劳教所。邯郸劳教所“特教大队”是专门“转化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魔窟，这个“特教大队”由大队长、指导员、队长（一般警员都称队长）组成。大队长姓葛，指导员姓王，队长高飞、贾英斌、高金利以及劳教所宣传科长沈迎军。其他的几名队长负责日常的劳动管理和值班工作。葛某和王某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凶狠；恶警高飞以曲解经文、断章取义的手段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；贾英斌是所谓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高金利从所谓哲学理论上进行“转化”迫害，沈迎

军则自称修佛教。

特教队恶警非法授权给“普教”监控法轮功学员，任何事都必须经“普教”允许才行。“普教”不用参加劳动，对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随意打骂、惩罚。这个邪恶的特教大队“转化”法轮功的方式是：队长们先轮流找法轮功学员谈话，表现出很关心的了解你各方面的情况，还一起学经文，“犹大”一边帮腔，断章取义。如果法轮功学员不认可他们的歪曲解法与认识，他们就开始采取体罚、不让睡觉等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。再达不到“转化”的目的，就用酷刑折磨。

特教大队设在邯郸劳教所劳教大楼的三楼西半部份，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在三楼大厅北侧的“心理咨询室”内进行，打骂，酷刑实施都在一楼西半部份的“警官健身中心”的健身房内或者大楼顶层西侧的一排房间内，因为这两处地方平时无人，封闭好，外面很难听到声音。

我被非法挟持到邯郸劳教所后，先是每天被罚站，不让和任何人接触。几天后以“犹大”尤玉芳（邢台地区人）为首的几个“帮教摆出要打人的架势来恐吓我。我没有被他们吓住，几句话他们就泄气蔫了。接下来大队长葛某找我谈话，对于他的各种提问我都一一从法律上、做人的道理上及现实社会的经历上做了详细回答，最后他无话可说。紧接着贾英斌，高金利每天轮流或同时和我谈话，沈迎军也不时的加进来帮腔并不时的威胁我不转化如何如何。

高飞和一帮“帮教”们要和我一起所谓“学法”，他们卑鄙无耻的胡搅蛮缠，说这么多人都是一个认识，就你一个人和我们认识的都不一样，你的认识肯定是错的。然后不让我睡觉，罚站。后来我拒绝了他们的所谓“学法”。大队长葛说说“你家人说了不转化，致残了家里养着，这话你相信吧？”我说：“我大概知道是谁说的。”葛面露狰狞：你转化也得转化，不转化也得转化。高飞也不断用酷刑相威胁。晚上，他们让逼我罚站，不让睡觉。

第二天上午，高飞、贾英斌一上班就指挥两名“普教”把我带到顶楼

西侧中间的一个房间强行罚跪，我不从，他们就强行按下，我仍不从。他们把我又带到西侧北头的大房间内，这是间空房子。两个“普教”架着我两臂不能动，高飞手持警棍凶狠的猛打我后背，同时贾英斌不断的叫我的名字，直到我没有反应瘫倒在地上，突然高飞猛打我小腿。再让两个“普教”架起我强行走动一圈，架到中间房间按跪在地上，高、贾两恶徒不断的羞辱我，我不屈服，他们就再打、再罚跪，到傍晚，我已站不住，坐着突然一阵头眩晕，大吐，昏倒。

第二天早上，高飞和贾及“普教”把我又带到顶楼中间屋内。高威胁说：你不转化，我就把劳教所的酷刑开飞机、上绳都给你来一遍。我又被强制地按跪在地上，高正和贾英斌不断对我嘲笑，拿假经文给我看，我不看，贾借机羞辱我，他们找来象棋子，垫在我膝盖下强制我跪在棋子上，我身体坚持不住倒下，他们强行用椅子靠背把我挤在墙上，迫使我面对墙上，上身挺直贴墙，九十度角直跪着，膝下加垫棋子。同时不断对我洗脑，逐渐使我意识混乱。

几天后，早上一上班，高飞他们又把我带到顶楼西侧北头大房间内，脱去我的外衣，只穿内衣，对我大打出手，用脚把我的头踩在地上逼我转化。指导员王某阴险的笑着走过来，让两个“普教”把我拉起，按坐在地上，双腿摆平并紧紧用绳绑在一起，“普教”向后扳起我双臂，我立即脸朝下，上身弯下来，有人上到我后背上，我一憋闷就象坠下了深渊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隐隐约约的觉得双手指根发疼，好象有人在跟我说话，我睁开眼两个“普教”正架着我的双臂托着我站着，指导员王某正用牙刷用力地刷我指根处，双手除虎口外，其它指根处，皮都磨刷破了，带着血。

以上是我经历迫害的主要事实。揭露这些是为了曝光邪恶，解体邪恶。希望那些直接、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，不再受邪恶的欺骗，能够认清善恶，停止迫害，远离邪恶，否则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